

增批
歸方評點史記

同文圖書館
印行

此引書與封禪詩引云封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秦山皆非今詩書中語茅坤曰昔河渠并以天下名川文辭經緯可睹劉辰翁曰文以精嚴勝似漢文本色

河渠書第七

史記二十九

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乘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惟是爲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澤既灑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西方則通渠漢

茅順甫云傳河渠並及天下名川經緯可觀其案此皆所謂渠也

鍾惺曰三代至漢言水利者以漕而兼溉鄧文屯田又以溉而兼漕後世營一漕而日不暇給文法繩其後事權奪其中不敢復言溉矣

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於齊則通菑濟之閒。於蜀蜀守冰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浸。百姓饗其利。至於所過往。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數也。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閒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竝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閒。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鐘。於是關中為沃野。

此句神理振
動與下卒塞
瓢子決蚡蠻
相通凡為文
必有此等然
後氣足以舉
其詞

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漢興三
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堤。於是東郡大興
卒塞之。其後四十有餘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
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於是天子使汲黯。鄭
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為丞相。
其奉邑食鄆。鄆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鄆無水菑。邑收
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為彊。
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於是天
子久之。不事復塞也。是時鄭當時為大農。言曰。異時
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
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竝南山下。至河。三百

鄭當時番係
張湯莊熊羆
等奏言通渠
事文辭皆極
覈練太史公
論事文多用
此種

史二十九
二
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
可得漕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
子以爲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
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
民頗得以漑田矣其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
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渠
引汾漑皮氏汾陰下引河漑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
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壩棄地民芟牧其中耳今漑田
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
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爲然發卒數萬人作
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

孫鑛曰事情甚多而以簡語盡之又甚明白且有勢

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爲稍入。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閒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便於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天子以爲然。拜湯子卬爲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其後莊熊羆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鹵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於是爲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

此處忽遠接
前文教極斗
峻此下兼及
封禪巡察乾
封筆執閑遠
乘勢落塞決
河神不散漫
此史公舊法

至商顏山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爲井井下相通行水水積以絕商顏東至山嶺十餘里閒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於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於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實決河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楗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柰何皓皓旰旰兮閭殫爲河殫

二歌亦與前
錄諸奏相對
此布局之警

於是七句用
重筆鎮壓前
丈此下為餘
波仍從諸渠
用一句收入
河峻極

爲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
野溢。魚沸鬱兮柏冬日。延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
方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爲我謂
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
滿。久不反兮水維緩。一曰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迄
兮浚流難。羣長艾兮沈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
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積林竹兮櫟
石菑。宣房塞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
曰宣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
復寧。無水災。自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
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軹

治河除水害
穿渠通水利
也

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爲溉田各萬餘頃。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然其著者在宣房。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於會稽。太湟。上姑蘇。望五湖。東闕洛汭。大邳。述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於朔方。曰。甚哉。水之爲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

張廉卿云歸震川大塘打緯之說唯此又云盡其神龍云文如神米饒燭鱗甲隱見奇妙無匹當為史公第一篇文字又云篇中妙處最在以上式為奇兵時時出沒不常使人不可捉摸柯維騏姚郎中皆以贊為此文發端愚

平準書第八

史記三十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餼。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於是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一黃金一斤。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糶。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於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

謂此起句漢
興建秦之弊
正以無端而
來為貴後贊
以秦弊終之
為此句申解
亦自相首尾
柯姚說似不
足據

冰數盛美轉
入衰耗摠挈
後文氣體醞
厚他家所無

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孝文時，焚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其後卒以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長。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脩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興，馬益增脩矣。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

張云由文景至武帝作兩層頗挫條理分明局度極遼又使文氣磅礴昌盛厚集其氣至天下苦其勞以下三行將後文種種一總彙括在內而以闊遠之氣出之遂使全篇一齊挈起

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紬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潛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

以後雖縱橫
拉雜敘法而
萬變騰躍盡
入環中自爾
有條而不紊
也

張云以擊胡
通西南夷而
與南夷入粟
興利之事一

閒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
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賫居
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獎。以巧法。財賂衰耗。
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
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後漢
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
南地。築朔方。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
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散幣於邛犍以集之。
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悉巴蜀租
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
錢於都內。東置滄海之郡。人徙之費。擬於南夷。又興

張云以興滄海郡築朔方而募入奴婢入羊興利之事二

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遼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始於此。其後四年而漢遣大將軍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經耗。賦稅旣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

張云以擊胡而賣爵興利之事三因言以賣爵而吏於峻法雖尊儒術而俗益驚於功利為丈中樞紐張廉卿以此為上段收束非也上段止官職耗廢句此文乃下段發端言張湯峻法為治雖外假儒術無益於俗功利

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畱蹠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劉貢父曰萬字衍文蓋武功爵其級十七也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

由此大威遂
致財竭而用
桑孔也

張云高叙
事往往橫驚
別驅敘此事
未竟忽入他
事若有意若
無意若相屬
若不相屬然
細尋繹之意
緒皆自然貫
串一氣相承
實無一不連
屬也廢格沮
誹四字沮即
沮事誹即腹
誹見酷吏傳

張云以復擊
胡及諸耗費
而造白金皮

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爲
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驚於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
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衆來降
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
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先是往十餘歲河決觀梁楚
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
勝計其後番係欲省底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爲溉田
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爲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
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
二三碁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爲伐胡盛養
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卒掌者關中不足乃

幣興利之事
四因及孔僅
等進用以開
下監鐵興利
之事

上文十迴百
轉乃入此句
方類又起轉
入商賈不佐
縣官黎民重
困與縣官作
兩層類束始
入造幣贖用
筆勢十分酣
恣

調芻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
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
水菑。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振
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
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
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
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
商大賈。或蹠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
首仰給。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
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
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